

五姐妹求学记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国家经济还不发达,农村的重男轻女现象依然严重。虽然我们家里生活条件一般,但父母通情达理,困难再大也要自己克服,因此,我们姐妹五人一个接一个地开始了求学历程。

上世纪60年代,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,大姐中学毕业。毕业后,她就直接回家务农了。1964年,国家经济好转,市、地区相继建立了合作学校、粮食学校、农校等,有的学校还是亦工亦读,即半年上学半年工作,学生不用拿学费和生活费。大姐得到这个消息后,从生产队干活回来,就开始复习功课。临考前一周,她每天早早起来,到房顶上复习。一个星期后,大姐和村里的几个青年

去参加考试。结果她如愿考上了石家庄地区合作学校,开始了三年的亦工亦读生活。1968年,大姐毕业后参加工作,后来,她当了一家企业的分厂厂长,直到退休。

我是老二。1965年,我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电机制造学校(后改为河北机电学院,现并入河北科技大学),学制四年。毕业后,我当过工人、教员,后随爱人到外地又上了三年电大。1998年,获得电大毕业文凭后,又调回石家庄市,到区办事处任党委副书记,后任人大工作部主任,直到退休。

1968年,三妹在上中学期间,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回家务农,后到本村小学任教,又到工厂工作。成家有孩子后,她报

名参加了成人高考,经过8年努力,获得了自学高考文凭。

四妹在社办工厂上班期间,获得了一个工农兵大中专学校的名额。到一所中专学习后,她取得了文凭。到区里工作后,她又上了党校,获得大学文凭。最后,在区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休。

1978年,五妹还在社办工厂上班。得知恢复高考后,她利用早晚的时间开始复习初高中课程。有一次,她在单位把脚烫伤了,我用人力车推着她去看医生,她在车上坐着还拿着书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她考上了河北公安学校。毕业后,她又参加了政法大学函授班的学习,获得了大学文凭。工作中,她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,后来成为副

处级干部。

在多年的求学历程中,党和国家给了农村孩子多方面的照顾,当时农村子女上学不用交学费和生活费,还给适当的助学金。在学校,我们穿补丁衣服,用最便宜的生活必需品,不给父母添麻烦,寒暑假还到生产队参加劳动,挣工分补贴家用。

知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,也提高了父母晚年的生活质量。工作期间,我们姐妹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,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。现在,我们已步入老年,都喜欢读书、学习,平时还学弹琴、学画画。生活在伟大祖国的怀抱,我们感到无比幸福。

梁云芝/文

母亲没帮我换工作

由于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,自小我就和母亲一起生活。

1980年,我17岁高中毕业。1982年,我进了石家庄市机械厂,当上了一名车床工。从未接触过如此脏、苦、累的工作,我一下子适应不了,才工作一个星期就打起了退堂鼓,要母亲替我找人调换工作。母亲说她不认识人,让我安心工作,学会吃苦。我不听,依然要母亲帮我找人,否则就不去上班。母亲说要找人调工作,不是一两天能办成的,让我先安心上

班,待以后找到人了再调。于是,我又继续上了一个月的班。

一个月后,车间里一名学徒工由于不注意,手指被削去一节,让我的心更加不安了。我感到这种工作不但脏、苦,还有危险性,无论如何都不愿再干了,并要母亲立即为我找人调工作,否则我就辞职不干了。母亲狠狠地训了我一顿,并教导我不能怕吃苦,否则就会一事无成,并讲了父亲年轻时如何吃苦的事。她告诫我:“没有一个人的一生是一帆风

顺的,只有不怕吃苦,才能战胜各种困难,好好地生活下去。再说,这么多人都能干这个工作,为什么你就不能?难道你比人家高贵?工作上有一点点事故也是正常的,自己工作时多细心就好了。”母亲的话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,渐渐地就安心工作了。

3个月后,我熟练掌握了车床技术,学徒出师,一个人开始独立当班。由于我不再怕吃苦,又肯钻研,3年后,我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,并在全市机

械系统车床技术比武大赛上一举夺魁。我一下子成了厂里的“名人”。

后来,母亲跟我聊天,告诉我她当时与我们厂领导很熟,领导也愿意将我调到后勤工作,但是被母亲谢绝了。她认为年轻人不应该图享福,应该多掌握一些技术,这样才能在社会上立足。听了这话,我才明白母亲对我的一番苦心。母亲是在用她的方式,让我学会了生活,懂得了人生。

徐永鹏/文

朝花夕拾

在空袭中上课

1948年9月,石家庄成立了第二中学,校址紧靠原火车站。经入学考试,我被录取为一年级七班的学生。

当时,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派飞机对石家庄进行狂轰滥炸,我们不得不在空袭中坚持上课。刚开学不久,我们的同班同学张长寿迟迟没到学校来,他住在新华路北后街,后来才知道他在一次敌机轰炸中不幸遇难。听到这个噩耗,全班同学异常悲愤,更加激起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,也激发了我们坚持上课、勤奋学习的动力。

敌人空袭警报发出后,我们马上躲进防空洞中,班主任韩松老师拿着手电筒照明,给我们讲语文课,朱自清的《背影》和《荷塘月色》就是在防空洞里学习的。有时,我们会躲进郊区的玉米或高粱地里。在地里,同学们也抓紧时间温习功课。在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下,这个学期我们按时完成了教学进度,全班31名同学全部满勤,没有一个迟到早退的,没有一个同学被敌人的狂轰滥炸吓倒,期末考试全班取得了及格以上的成绩。

王银海/文

图说往事



上世纪60年代,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3师43团2连当职工。

参加党代会

我发扬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,兢兢业业,不计报酬,听从领导的安排,不怕累、不怕苦、不怕脏,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,受到团场和连队的多次嘉奖。1962年,师召开第五次党代会,我被选为代表参加会议。

图为我(后排右三)和代表们的合影。

王小民/文并供图

踩河蚌

1954年,我在北京铁路五小上四年级。由于住家和学校都离广外莲花池很近,所以经常到那里玩。它给我的童年增添了无穷的乐趣。

记得当时那里有个八一养鸭场,宽阔平静的水面上,一群群白羽毛、黄嘴巴的北京鸭呱呱地叫着,欢快地游着,声音能传得很远。在养鸭场的东面有一大片芦苇,我们在芦苇坑里钓泥鳅、采野薄荷贴脑门儿、打苇叶包粽子、上树摘桑葚……但更多的时候是玩水和踩河蚌。

踩河蚌要凭脚下的感觉,比如:蚌立姿时会感到有道棱,卧姿时会感到有个凸出来的光面,蹲下用手一抠,就会从污泥里捕捉到一个蚌。水面上不时传来水声,那是有人发现了“猎物”下水去取蚌。河上飘着一股水草的腥味,水底是冷暖变幻不定的水流,让人觉得挺舒服。

时间到了,孩子头儿便召集小伙伴们集中,我们才开始在水面上欢快

地叫着、笑着,各自炫耀着自己的劳动成果。我们每个人每次都能踩二三十个蚌。有一次,我曾踩着过一个400多克重的河蚌,蚌的外壳呈翡翠色,带有招人喜爱的水波纹。记得当时我爱不释手,有人想拿24个蚌跟我换,还有人“威胁”我:“如果不换,以后再也不和你玩了……”但我还是没舍得换给他们。

踩回的蚌放在盐水里,壳会自然张开。取出肉放上作料炒,又鲜又嫩,味道好极了,至今让我回味无穷。

孙家汇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

图说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我们的价值观

勤 善 和 谐

人民日报 中国网络电视台